

# 论两汉图书整理与目录编纂对集部成立的影响

吴沂沅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集部;《七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赋

【摘要】 目录学者多据《四库全书总目》“集始于东汉”的说法,将“以集名书”的现象视作“集”的起点,而忽略“集”的动态特性,实则西汉已有文学归类并汇集成书的行为。本文认为汉儒在“尊经”的风气下,藉由图书整理与目录编纂,完成文化思想的统一。尤其是《诗赋略》的独立,展现汉赋发展演变的过程,融合南北地域特色,其序文也透露编者的文学批评思想——以“诗赋一体”的概念,强调汉赋的经典化意义与教化功能。《诗赋略》的“赋”与“歌诗”二类,即具文体分类的初步概念;前三赋类以人类书,杂赋类以专题分类,俨然为“别集”与“总集”之萌芽。由此可知,刘向、刘歆的编书已经反映出当时针对这类作品,已有别于经、子之外的区分意识,其本质与集部相合。以此说明两汉图书整理不仅推进“集”的产生时间,对于集部的成立和编纂也具有开拓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 Z8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6)05-0061-11

## 一、前言

自秦焚坑之后,诗书百家语者均在被禁之列,致使图集散乱,书阙简脱。刘邦入咸阳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使其“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sup>[1]</sup>,足见图书保存意识在利于统治的前提下逐渐萌芽。随后萧何造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收存诸书,惠帝划挾书令,“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sup>[2]</sup>,则儒者肆然讲授,经典渐兴;武帝以“书缺简脱”、成帝以“书颇散亡”之故,进行全国性的征集、献书,并立藏书之策。《汉书》如淳注引刘歆《七略》言:“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府之室。”<sup>[3]</sup>从高祖时收律令、兵书之类,至孝武遍招贤才,内修文治,广开献书之路,图书的搜索与保存,不仅缘于“兴废继绝”的意识,更原始的目的乃因政治实用性,以有效地控制知识与文化的流播。尤其是武、成二帝求书于天下,大搜篇籍,尽归公藏,或内蓄于宫廷之中,或外存于政府机关。并置中丞掌图籍秘书<sup>[4]</sup>,与博士同属太常辖下,严格控管文献典籍的流通,不得私借、私录副本。然而,

百年间虽书积如丘山,却未有专人进行全面性的整理、校定,致使类目杂乱,不仅翻检不便,更无法展现一代藏书之盛。

且自董仲舒藉“天人三策”及《公羊春秋》建立汉代大一统格局,六经之于治与文的统摄关系,使仕进之途<sup>[5]</sup>和文学创作共同规约于“尊经”的价值系统下,讲经、习经、注经风气益炽,文学创作亦“骋辞”而不脱经旨讽义,同时又能为政治服务以“娱上”,上倡下作,文化事业一片繁荣。学术的繁盛与著作的广泛流传,使读者面临选择的困惑,亟须一具典范性、指导性的阅读文本,加之学术界对于异说益歧的检讨反省,渐而生发检查并归类文本的要求。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异同,并亲临称制评决,欲整异同以为定制,是为图书整理之先。于是,为彰显文治帝业,并记存著者与图籍,尤其是经学家透过编订图书著作,以统一、证定各类作品应具备的思想内容,巩固意识形态,企图“从整个文化格局建构的角度对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这一认识加以更为具体的权威认定”<sup>[6]</sup>,使文化政策融入图书整理的成果之中,以强化并确定“经学独尊”的学术思想一统之格局。于是,校书编目之业,以此为始。

【收稿日期】2016-02-16

【作者简介】吴沂沅,女,台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旨在讨论两汉在“尊经”的价值系统下,藉由图书整理与目录编纂,完成文化思想的统一,成就其文治之功绩,其中《诗赋略》的独立更对集部的成立和编纂具有开启性影响。以此证定两汉的图集整理实为集部独立于经、子之外的萌芽,《诗赋略》的分类更已具有集部编纂的初步规模。首先,分析《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制定的目录分类体系,包含各类源流、体例的沿革,及其凸显的核心思想。其次,探讨《诗赋略》独立的意义,除见该时经学之于文学的统摄力量,更有其特殊的文体与文学批评之意识。最末,探讨上述书目编制与分类方法的具体特点,以及对后代总、别集编纂的影响和启发。

## 二、图书目录的制定

汉代初次大规模文献整理乃在成帝河平三年,诏令刘向、刘歆领校群书,至哀帝建平三年方告完成。《汉书·艺文志》载: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校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sup>[7]</sup>

“奉诏”即约束其所作的编目、叙录,必须限定于官方语境;“奏上”乃最终成果必须经由帝王的审核认可,势必符合政治、文化指导规范。刘向、刘歆校理官方藏书,终成《别录》《七略》,不仅比勘异同,去重补阙,条列篇章,且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终而审定书名,誊写定本<sup>[8]</sup>。而核定之通行本,也“恰恰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当时的学术倾向”<sup>[9]</sup>。且每书校勘后,更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析并阐述书籍中所涉及的思想,甄别其学术流派之起源与演变,故此图书整理,“既是一种目录学上的厘定,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批评的过程”<sup>[10]</sup>。如《晏子叙录》言“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sup>[11]</sup>;《管子叙录》言“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要约言,可以晓合经义”<sup>[12]</sup>;《申子叙录》言“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sup>[13]</sup>,可见其叙录多以“晓合经义”为旨归,以经义作为评议群书之标准,表明“依经立义”的倾向,体现以儒家作为学术道统的立场,与时代精神、文化政策一轨同风。

《别录》《七略》的形成并非偶然,其体例架构

实渊源有自。《别录》乃诸书之总要,考《战国策》《荀卿新书》《列子》诸叙后皆言“臣向所校某书书录”,是为书录形式;叙录中“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兼括篇目与指意。据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七略别录佚文》叙中所载《晏子》《孙卿子》《列子》等书,在叙录之前,皆载篇目,并依次序排列为第几第几。而在刘向奏录之前,即有杨仆作《兵录》上呈武帝,《汉书·艺文志》载: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sup>[14]</sup>

虽然仅有兵书一类,但已经显示出将同性质图书审定编次之例,说明汉初便有“归类”的概念与做法。而武帝令杨仆广搜该类图书,着录备要而奏之,该书虽早佚,亦可知当时已有上奏叙录的先例,故向、歆的书录体例当与此类同。又此叙录形式,颇类列传。正如余嘉锡言:“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叙,体制略同列传,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sup>[15]</sup>列传论其人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叙录中除却校讎、指评外,条其篇目能考一书源流,推论生平则知一人源流。故向、歆叙录体例大致与列传相同,章太炎亦言:“今观诸子叙录,皆撮举爵里事状,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类似。”<sup>[16]</sup>不同处在于叙录乃依书而言,列传则以人言之,是书籍性质不同所致。《史记》为史书性质,主记人物行事;《七略》为图书目录性质,主载书籍篇目。以此观之,《诗赋略》乃以作者及文体作为书名,意同于后世之文集,差异处乃在以集代文体,而著者生平则入于叙录。班固虽以“繁芜”为由,删减叙录,然《汉书·艺文志》中《诸子》《诗赋》等略中,班注亦有著者简介,若已载于列传者,书后必注“有列传”,此例亦可映证《艺文志》主录书目,至于著者其人,则与《列传》的人物行事互见。

《七略》每书有录,先列篇目,后叙该书内容、作者源流等;部次群书,分为六略,每略皆有序。又立《辑略》一篇以辨章学术得失,剖析条流。姚振宗言:

七略首一篇,盖六略分门别类之总要也。大抵六艺传记则上溯于孔子,诸子以下各详稽其官守,皆皆一言师承之授受,学术之源流,杂而不越,各有攸归。<sup>[17]</sup>

《辑略》虽遭班固删节而散载于各类之后,但主要内容不变,几为《辑略》节文,不过或有删润,

故仍可通过《艺文志》中各类之述,见出《辑略》的体例<sup>[18]</sup>。各略中仅《诗赋略》无小序,其余在各类后均溯一家之由来、授受源流、学术优劣,并总撮该类大旨,其中以《六艺略》《诸子略》最为详细。如《诸子略》中各家小序,先言某家出于古者某官之掌,是述其学之所出以示起源,后叙优劣,则见其利弊。言其流别,合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指陈当时学风,反映该时学术面貌,实为一学术史之耙疏。盖《辑略》乃条别各略各类的学术异同,穷源至委,当是“最为明道之要”也。

《七略》除《辑略》之外,皆按照书籍的内容与学术性质,分作六略 38 种,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编纂结构乃以儒家六经为首。刘歆之所以别诸子而首立六艺,乃视六艺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sup>[19]</sup>,是圣王相传之道,非孔子独有;目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认为汉代去圣久远,道术缺废,圣人言“礼失而求诸野”,故欲明六艺之术,可观彼九家之言,故诸子略次之。而自《史记·儒林传》到《六艺略》,详述儒家经义及其传、注、解说之作,已然构成并强化儒家经典的系统。又《诸子略》亦自《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到《史记·论六家要旨》,逐渐形成诸子百家书的系统,至《七略》九流十家终臻完备。《庄》《荀》所论者仅是个人学术思想,未有学派观念;《韩非子·显学》提及“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隐微有分析学派源流意识;《史记·论六家要旨》总括阴阳、儒、墨、名、法、道的学派思想,评论各家学术活动。诚如梁启超所言:“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囊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鹭,自司马谈始也。”<sup>[20]</sup>刘歆则在《史记》六家基础上,又益以四家:以儒家为始,依序后列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不仅范围更广,各派名称亦归一定。其以儒、道为汉世显学而列前,二者又以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于道最为高,端坐首位;阴阳叙四时之大顺,近乎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能,法家明罚飭法,类同道家人君南面之术,遂次之;名、墨又次之。纵横家赋诗专对,犹有诵诗之长,然背信诈谖,武帝更以其为“乱国政者”,退罢治申、韩、苏、张之所举贤良,乃列六家之后;杂、农、小说内容繁琐,无法归类,故置于末。盖其叙次,无论是略中各类,或是各略之间,实以经学沟通其他学术,表明《七略》以儒术为尊的主

体思想。

《七录》成书不久,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毁”<sup>[21]</sup>。东汉既立,复又搜书,光武迁都洛阳,其经牒秘书载车两千余辆;明、章二帝继而力倡,“诏求亡失,购募以金”<sup>[22]</sup>。据《隋书·经籍志》言: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sup>[23]</sup>

东汉兰台既是藏书之室,亦为著述之所,并置兰台令史,以校书定字,典国道藏。亦有郎官校书于兰台者,称校书郎,班固即是“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又“迁为郎,典校秘书”。班固任职于兰台,而能览书林,阅典籍,且其以“著述为业”,将《史记》八书合为六志,另增刑法、五引、地理、艺文四志,而成《汉书》。班固编纂《汉书》的经学意识较《史记》更强,诸志命名皆本之经学典籍<sup>[24]</sup>,并征引经文与各家经说入史,尤其是论赞处,多以五经为指导准则。诚如刘咸忻所言:“班氏折衷经义,论断多引《论语》,此其不同于史公,处处可见。”其中十志之末的《艺文志》,乃脱胎于《七略》,相较二书的宗经思想,仍以《汉志》为显。考《诗赋略》之序文,即以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为则,强调诗的喻志功能,则贤人失志而赋乃作,故赋应具有古诗之义,用以讽谕,呼应“诗赋一体”的概念。显示其“旁贯五经”之论意,体现“六艺”作为最高学术权威的一统格局。

### 三、《诗赋略》的独立

《诗赋略》独立的意义,并非代表汉赋地位提高到可以与六艺并列的状况,而是反映汉代诗赋文学的繁盛,与作品的广泛流传。综观六类的分次条列,无疑是透露六艺统御其他各略的关系。然而,汉人既强调“诗赋一体”的概念,以赋为“不歌之诗”,缘何不将诗赋系于《六艺略》之《诗》下?诚如梁阮孝绪《七录序》所言:“《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sup>[25]</sup>《两都赋序》即称:“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又据《诗赋略》所载诗赋多达 5 种 6 家 1318 篇,此数乃是经过编者拣择,未录入者不知凡几。而《六艺略》中诗部仅 6 家 416 卷,若将汉世诗赋作品全部附于诗部之末,诚是指大于臂、末

大于本也,故自析出为一略。章学诚亦言:“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sup>[26]</sup>且《六艺略》《诸子略》主于论理,《诗赋略》则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重于抒情,与二略体性有别。可知《诗赋略》的别立,因文学性质之不同、篇帙数量之浩繁,独立于《六艺略》之外;又因其“可观风俗,知薄厚”,具体反映社会生活,以此闻于天子,使其知得失、自考正,与《诗》同具讽诵谏上的功能,故续于《诸子略》之后,而列于《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技艺类之前。

诗赋既独立成“略”,叙录应包含编纂者对赋类的评议;分目次序则有特定的原因与依准。可惜,《诗赋略》小序仅存为二:一见杂赋类《隐书》下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sup>[27]</sup>一见南朝裴骃集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吊屈原赋》注引刘向《别录》曰:“因以自喻自恨也。”二条咸言“谕”意,何其所“谕”也?观贾谊作《吊屈原赋》乃藉伤悼屈原以自比,班固亦言“谊追伤之,因以自喻”,故其所“谕”者,乃在于表明己志,是贤人失志的慨叹。而隐书透过对答方式所欲晓谕者,实是隐匿其中的讽意。刘勰《文心雕龙·谐谑》对隐书之用有较详细的解释,云:

諷者,隱也;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禍。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諧辭,可相表里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sup>[28]</sup>

隐书之隐谏示意与谐辞之悦笑取讽的性质类近,皆透过委婉的方法而意在微讽。此种意在言外的讽咏,汉赋尤多。在经学价值的熏陶下,汉人对辞赋无不强调“教化功能”的重要,而言“诗赋一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sup>[29]</sup>此引刘向之语,与《诗赋略》序录首句“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不谋而合。是赋自诗出,本以写志,故其所“谕”者,乃讽喻明志也。虽刘向赋作今多亡佚,但观其著《列女传》《新序》《说苑》,亦是以“言得失,陈法戒”而欲“以助观览”为目的<sup>[30]</sup>。又观刘歆《遂初赋》,写于其倡立《左传》后,遭权臣拒斥而远徙五原之时,赋中对衰周命运的哀叹实是其伤汉之心切,藉古讽今,感际遇而抒怀,与屈原、贾谊赋同为“贤人失志”之作。且与歆同时,扬雄以为“赋家之心”隐晦诗教,帝王多惑于穷妙极丽的

艺术特征,感大汉威仪,而略其劝诫,实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故自扬雄一改前辙,毁弃旧作,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sup>[31]</sup>,赋作须以《诗经》为准则,将赋旨系于讽喻,承担教化责任。宏衍巨丽的表现方式,大大消解了政教作用,使人留恋于华美的艺术表现,脱失劝谏本意。其以不符经国理民、立足现实的要求,而否定汉赋润色鸿业、竞骛词藻的艺术描写,特别是针对西汉时期倡言赋作兼具有审美愉悦与教化功能,扬雄则强调“劝百而讽一”的危险性,认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sup>[32]</sup>,以过度矫饰的艺术手法表达劝勉、颂扬,则易使讽谏之声湮没于绚烂辞藻,失其思想、旨要。其后,班固亦言“赋者,古诗之流也”,强调汉赋承继雅、颂传统,具“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功能。且更强调“征实”,针对繁芜失真的艺术表现进行删减省定,减少夸饰部分,并运用实际史料及社会现况的真实描写,求真务实,表现为具现实批判性的“讽谏”意旨。

自刘氏父子、扬雄以迄班固,他们的议论在在强调文学作品的“风谕”功能,其中扬、班有些许歧异处,则在于赋作的艺术表现。以二人说法对照《诗赋略》序文中认为谬辞诋戏大坏劝谏而流于滑稽之语,应与扬雄说法为近,略不同于班固,则《诗赋略序》是否可能代表刘氏父子的赋学观点?考察《诗赋略》序文中对司马相如的评语,实与《汉书·司马相如传》有所出入。《诗赋略》序云:

春秋以后,周道寢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sup>[33]</sup>

此言孙卿赋与屈原赋皆是贤人失志,故作赋以鸣不平、刺时政。而司马相等人的赋作却是炫己悦人,淫未有则,隐没讽义,直是贬斥汉赋侈丽闳衍的形式。反观《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太史公语:“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sup>[34]</sup>又《汉书·叙传》言:“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sup>[35]</sup>班固虽对相如之遣词艺术有所批评,然大抵肯定其讽喻之义,符合班固强调“抒下情”与“宣上德”并重的观点。然而,《诗赋略》序文与《司马相如传》中对于相如赋作的劝谏蕴意大相径庭,加上《诗赋

略》直承《七略》而来,故《诗赋略》序文沿用刘歆说法之可能性为高<sup>[36]</sup>。固然,班固与刘歆或对赋作中“宣上德”的描写有所抵牾,但显然二人共同推崇屈原之赋,是对贤人失志之感怀赋作的肯定,且更强调赋作应具有的“风谏”功能。因此,观《诗赋略》所收辞赋与序的内容,从自谕自恨的屈原赋类到讽谏说理的孙卿赋类,强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共同表彰一种合乎宗经价值的赋体观念——隐喻现实、讽谏时政,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此或可视为刘氏父子的赋学观。

再者,从分类来看,《艺文志》承《七略》分类,删减其要,以备篇辑。细察《诗赋略》之分目,有:屈原赋类、陆贾赋类、孙卿赋类、杂赋和歌诗类5种。屈原赋类凡20种,依时代又可分为战国赋3种和汉赋17种,大抵皆为楚骚之体,师范屈、宋,主以抒情、写怀;陆贾赋类凡21种,全为汉赋,虽不尽为骚体,仍有遗风,又辞义幽深,辩辞富丽,《文心雕龙·才略》言陆贾“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扬雄赋“理赡而辞坚”,是致辞而言辩,颇似纵横之风;孙卿赋类凡25种,依时代可分为战国赋1种、秦赋1种和汉赋23种,是从象物而阐理;杂赋类凡12种,多杂诙谐;歌诗类凡28种,皆为汉诗,依内容可分为宫廷歌诗8种、乐府歌诗20种,虽承《诗经》,然境犹未广,故列《诗赋略》之末。《艺文志》各略中惟《诗赋略》无各类叙论,杂赋与歌诗二类属名既异,犹可辨别,然前3种赋类的分类序次问题,历来众说纷纭<sup>[37]</sup>。所列诸赋于体裁上稍有不同,其中陆贾赋类的标立,说明陆贾在当时赋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当时赋作内容。但一汉人之作,何以置于屈原和孙卿之间?且陆贾赋类与孙卿赋类又多亡佚,无从考定其体制,更使分类说法皆无定准。班固所列类序、书目大抵直承《七略》,或有删改处,必标以“出”、“入”、“省”、“重”,《诗赋略》唯入扬雄8篇。而《七略》、《别录》的形式又有所借鉴于《史记》,因此只能从体例承袭推论分类标准。《史记》在材料的组织和篇目的设置上,采用“以类相从”的原则,而《说苑录》亦言“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是将同类型、性质的赋作划为一属,排列顺序或按时间先后,或前后类有内容上的联系。而从屈原、陆贾、孙卿的次序观之,很明显并非按时间前后,故只能从前后类内容的相关性来看。

屈原赋和孙卿赋的最大差异性,即在于地域风格的不同。汉赋的出现并非一蹴可几,或是单

纯以“楚骚余绪”姿态应世,实是融摄南北风格与纵横之体。据汉初记载,汉赋兴于藩国文学,浸淫楚辞之风甚烈,北方则犹未兴盛,《汉书·地理志》载: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刘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sup>[38]</sup>

文景之时,不好辞赋,质直少文,诸侯藩国不似中央而颇致意于文,延续战国“养士”之风,游士云集,文学兴盛,尤以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为著,如邹阳、枚乘等皆从梁孝王游。此时《离骚》流播,尚不脱故楚区域,仍限于吴、楚、淮南等地。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被贬至长沙时,听闻屈原事迹,感与自身遭遇相类,遂作《吊屈原》。其言:“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sup>[39]</sup>说明贾谊可能至屈原流放地后,方从旁人口中得知其人其事。此记载一方面透露屈原辞实是藉由民间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毕竟屈原因佞受谗,遭疏于王,忠贞爱国却为王所拒斥,官方岂会公开记载其作;另一方面亦透露汉初北方甚至溯及秦时北方,可能未流传楚辞,恰如金开诚所言:“就汉以前的情况而论,秦代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人传送或谈论楚辞的,因秦、楚本是敌国,而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更是力主抗秦的政治家。”<sup>[40]</sup>当然不可说屈原辞于秦代完全淹没或流传中断,即使秦灭楚后对该地风俗进行限制<sup>[41]</sup>,亦不可遏止屈原辞在楚地民间的流传,但至少在秦时北方,楚辞应是鲜少流传。再者,秦世政策对于文学要求的实用性、统一性,不利于文化氛围的培养,“政无膏泽,形于篇章”,抒情言志的文学更是乏善可陈,情感浓烈的《离骚》,亦难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北方推广。须待刘安“献《离骚》”、朱买臣“言楚辞”于朝廷,及各地游士归附中央后,楚辞方为大盛。又观当时藩国游士,甚有纵横家余韵,颇多浮辩方术之士。因此,即使《离骚》流行于南方诸地,藩国文士所作汉赋,也已非纯然的《离骚》余绪,实已杂揉纵横之言<sup>[42]</sup>。盖自武帝之后,汉赋益炽,虽拓宇于楚辞,实已浸润纵横说辞,融摄问答、辩难,并隐有诸子散文之迹。诚如章学诚所言:“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

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sup>[43]</sup>

因此,由汉赋组成风格来看,《诗赋略》首列屈原赋类,可谓是视楚骚体为汉赋的基础成分,合乎班固以《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之宗”之语。邱琼荪亦言:“赋导源于古诗,然而汉魏人之赋,所含诗的成分非常之少,其格调的大部分,都从《楚辞》中来的。《楚辞》才是赋的真实源泉。此外还受些孙卿赋的影响。”<sup>[44]</sup>而陆贾赋类,虽亦为骚体形式,又揉入纵横之风,表现骋辞、论辩的倾向,故系于屈原赋类之后。孙卿赋中又与秦时杂赋并列,代表该类更多是呈显北方赋体的风格,而与屈宋差别更大,故又次之。以此推论各类的排序,应是针对赋作中与楚骚体联系的亲疏远近而言,即风格的相关性。此说似乎较能解释《诗赋略》中首列屈原赋类,次列陆贾赋类,后列孙卿赋类之原因。诚如曹道衡先生所言:

这种分类与赋的风格、音调有关:屈原、唐勒、宋玉等均楚人,一直生活于楚国,保持楚地特色最纯粹;陆贾虽楚人,因长期跟随刘邦征战,最后又定居长安,受其它地区文化影响较多,其赋作已与纯粹的楚风有别;荀卿为赵人,又在齐国居住较久,最后才到楚国,他的赋在文体上与屈宋差别更大,故置于汉人陆贾之后。<sup>[45]</sup>

《诗赋略》的分类方式,即透露汉赋的组成元素——楚骚体与秦杂赋的结合,兼融纵横说辞、民间谐语于其中,说明汉赋并非是自先秦以来单一文体一脉相承的结果。正如李零所言:“汉赋按地域风格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赋,即从楚辞体发展而来的汉赋;一类是北赋,即从诗经体和成相体发展而来的赋。”<sup>[46]</sup>南赋以屈原、唐勒、宋玉赋作为代表;北赋则是孙卿赋和秦时杂赋。孙卿赋类现仅存《孙卿赋》10篇,即《荀子·赋篇》6种和《成相篇》4种。前者为四言体,揆此之前,惟《诗经》与秦刻石(如石鼓文、琅琊石刻等)有四言之体;后者为成相体,据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治事》章<sup>[47]</sup>,亦类此体式,句法结构多为3+3+7+4+7。故同属一类的《秦时杂赋》虽亡,但依秦代出土文献以及“以类相从”的体例来看,应不离此二类结构。因此,以赋的风格作为分类标准,首分南、北赋二种;陆贾赋类偏近骚体,又兼杂战国纵横之言,故另立一类于屈原赋之后;杂赋类囊括民间谐辞、隐语,近于孙卿赋类的北方风格<sup>[48]</sup>,故列于其后。

另一方面,《诗赋略》所列四赋类虽皆名为

“赋”,但其中却包括颂、杂辞、隐书等不同文类。汉代颂、赋通称,如《屈原赋》25篇中,即有《橘颂》一文;而马融尝作《长笛赋》,序中乃自言“作《长笛颂》”;又孙卿赋类所列《李思孝景皇帝颂》,据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景帝即位,以刑名之法继之,政尚严核。然节俭爱民,仍师文帝。政绩烂然,故臣下多为赋以颂之”<sup>[49]</sup>。可见汉代颂、赋名称共享的情况相当普遍。隐书,庾辞也<sup>[50]</sup>,与歌为近,颇似《成相杂辞》讲唱风格,且前已提及刘向《别录》已指出该类形制为问答模式,与《客主赋》问答应对形制类近,而列于杂赋类最末。又汉人辞赋不分,常以二者连读并举,如《汉书·枚乘传》载“梁客皆善属辞赋”,《枚皋传》亦云“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扬雄传》更言“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将辞与赋通称。盖汉代辞赋互称,颂、杂辞、隐书皆入赋类的现象,即显示当时“赋”的定义较宽泛而多元,文体观念尚未明确。

《诗赋略》的单独成略,揭示汉代诗赋文献的著述、收藏、流传与存佚状况,反映汉赋的发展渊源。而《七略》将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的分门别类,虽未对文学范畴有清楚的界定,仍系于“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认知,但对于“贤人失志”的肯定,表露此文学体系乃倾向于以人文情感为主体,逐步朝向文学独立化、专门化发展,为往后学术分化下集部的确立划定基础。

#### 四、分类体系的变革与集部的形成

两汉大收图籍,《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制定统一的文献目录,不仅反映当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亦引领魏晋六朝目录编纂之风行。又自三国以迄隋前,朝代更迭频仍,为通过文化的齐整,以承载社会教化 and 秩序功能,为政者有志一同地注重图书典籍的搜集与整理,藉由搜遗求亡,而达到“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sup>[51]</sup>之目的。魏时已设秘书令掌图书秘籍,晋代更直承汉魏藏书,并收吴之图籍;南朝刘裕入长安,便“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sup>[52]</sup>,梁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sup>[53]</sup>,陈朝于天嘉及太建年间更两次诏令收书;北魏道武、献文帝亦广收经史群书,孝文帝更“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sup>[54]</sup>。300多年间,不论南北,均竭力搜集遗亡,且屡屡依循刘氏父子方法进行图书整理,编目的频繁,亦史所罕见,如三国吴孙休“命(韦)曜依刘向故事,定众书”<sup>[55]</sup>;晋荀勖“依刘

向《别录》，整理记籍”<sup>[56]</sup>乃成《中经新簿》；南朝王俭“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sup>[57]</sup>等。然而，图籍不断增加，加之学术的变迁、文学的衍盛，当原有的分类体系已不能全面涵括学术、图书的现状，遂在原有《七略》六分法的基础上，更变为甲、乙、丙、丁四部。

目前记载最早依四部分类成书者为荀勖《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sup>[58]</sup>可知荀勖在郑默《中经》的基础上完成《中经新簿》，但究竟是“因”袭《中经》的体例或书目，而“更”改新撰《中经新簿》，却未细述。可惜《中经》早已亡佚，无可断定“分为四部”是依《中经》旧例，或是荀勖首创四分新法。《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为四部之名：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和汲冢书。此四部分类与《七略》相比，甲部与六艺略相同，乙部则将兵书略、数术略及方技略并入诸子略中，丙部则是将原本附录于六艺略中春秋类的史书单独分出，丁部则是在诗赋略中加入图赞和新出土的汲冢书。分类虽然简化，但各部下类目成分却更加复杂，如乙部兼有兵书与兵家，丙部兼有史书与皇览，丁部兼有诗赋与汲冢书。盖因当时藏书内容与图书种类皆发生变化，如兵书、数术、方技等书因兵火散佚，且新作未丰，故只能附录于诸子类后。又汉末以降私人修史大量涌现，史书增多遂单独成类，义同《诗赋略》的独立；丁部中虽以诗赋为小类，但内容实已超越诗与赋的范围。且《诗赋略》5种百六家至晋时已亡佚泰半，丁部收录数量未有明显增加，加上丙部分门未久，数量远逊于其他诸部，而如胡应麟谓此时史集二部尚希，故“取无类可归之书，分别附入，以求卷帙匀称”<sup>[59]</sup>。正因各部组成的多元性，无法命以专称，故只能用符号性泛称标示四部，不立部名。此后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目录》亦以四部分类，惟改换诸子、史记的顺序，并取消各部下的类目，以甲部为五经，乙部为史记，丙部为诸子，丁部为诗赋，至此“秘阁以为永制”<sup>[60]</sup>，继之而后的官修目录均沿袭此例，奠定经史子集四部的顺序。

然而，李充当时所录书籍，不过3014卷，与《中经新簿》20935卷、《七略》13219卷，数量、种类差别实多，正如余嘉锡所言：“盖当时仅有书三千一十四卷，古今著录，未有少于此者。若复强分门

类，则一类之中，不过数卷，故总而录之，不复条别，亦不得已之变例也。”<sup>[61]</sup>《中经新簿》以四部为体例乃因各类下所收书籍“为例不纯，无可指名”<sup>[62]</sup>，遂以甲乙代之，各簿下再细分小类以区分著录典籍。但《晋元帝四部目录》因文献数据有限，各部以下若再细分则恐流于琐细，故删除小类。而此后官修目录皆固守此法，无所变革，如丘渊之撰《秘阁四部目录》、谢灵运撰《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王亮撰《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等，却未明文献增多、种类更繁的现实，遂易有粗疏或遗漏之嫌。南朝王俭即先修《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后，以官修目录“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之故<sup>[63]</sup>，自修《七志》，复以《七略》之分类为法。据任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言：“（俭）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弘度（李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sup>[64]</sup>王俭舍四部分类，将自《中经新簿》以来已从经部分出的史书类复归入春秋之下，合于诸子类的兵书、术数、方技又重新分为3类，并大抵遵从《七略》分类，惟改各类名称，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而改为经典，诸子不变，以诗赋未能涵盖其他文体而改为文翰，以兵书义浅未能综揽而改为军书，以数术之称繁杂而改为阴阳，以方技一词无典可据而改为术艺。又《辑略》一类《汉书·艺文志》已散入各类之首，故增《图谱志》于末，以足七数，附见佛经、道经，合为9条。

其后阮孝绪亦见“校之官目，多所遗漏”，于是“斟酌王刘”以撰《七录》，其分类体系似循《七略》《七志》，实揉六分与四部为5类，分作内篇五录与外篇二录，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和《佛法录》《仙道录》。据《七录序》阮孝绪自言各类命名缘由：《经典录》依从《六艺略》、《经典志》之体而未变，以众史记传倍于经典却合于春秋，实为繁芜，而兵书尚存、新作既少，故2类又复照四部之旧，独立史书类为《纪传录》，合诸子、兵书为《子兵录》；又以诗赋、文翰皆不足以囊括文词诸类，故以文学之统称——“集”——为名，称《文集录》；阴阳本自诸子，以此代术数之名则有误导之嫌，而术艺之称又杂六艺与数术，不如方技之称名符实，故还其本名而合之为《术技录》。此内篇五录，“分部题目，颇有次序”，体现经、史、子、集、术技的基本结构，各部下类目详明，较之荀勖、李充的四部分类更为细致，特别是前四录，几与《隋书·经籍志》之经、史、子、集四类相同，故姚明达乃云“《隋志》之四部非荀、李之后裔，乃《七



录》之嫡血”。盖如谢德雄所言：“（《七录》）分类的实质是四部法，它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七略》分类法发展的必然趋势。”<sup>[65]</sup>实际上自《七略》将图书分作6类，其中《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实已建构基本的经、子、集的内容基础，其后由于学术的变化及图书数量的增减，乃在6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终成四部。

从《七略》六分、《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目录》等之四部，到《七录》5类的分类体系变化来看，六艺/甲部和诗赋/丙部之内容基础大抵一致，吕绍虞亦指出《七略》和魏晋六朝四部分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史部和子部。易言之，经部和集部所涵盖的内容，自刘氏父子订定分类以来，作品与文类虽持续增加，但核心结构大抵稳定而未有明显的变动。前者乃因五经于汉代已然经典化，旧书虽亡，新注复作，未尝中辍；后者则是改变小类与书的命名的方式。由于汉代文类相对简单，并以赋作为盛，故小类以赋作风格区分即可，书名则以作者、文体表示。事实上，《诗赋略》的分类方式和集部极为相似。试观《诗赋略》前3类赋作以人类书，杂赋类则以专题分类。后者因汇编多家作品于一，因作者、年代或不可考，故以内容为其书名项，而多冠以“杂”字，显其驳杂、总共<sup>[66]</sup>之义，如《杂思慕悲哀死赋》《杂禽兽六畜昆虫赋》等，已见总集之初步形式。盖《诗赋略》中著录各类作品的方式，无疑是透露汉代即有一文人专辑或专题性专辑编纂的形成过程，对集部的成立和体例影响深远。诚如胡应麟《诗薮》所言：“无名氏杂赋一十二家，二百三十四篇。盖当时类辑者，后世总集所自始也。”<sup>[67]</sup>章学诚亦言：“三种之赋，各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sup>[68]</sup>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亦云：“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当然，以类分或以人分的编纂概念，并非《诗赋略》独有，放诸其余各略皆是，只是因该类中大量作品的集结，使《诗赋略》更加凸显出将某人的文学作品（别集），或将同性质的文学作品（总集）辑录一书的特色，诚如袁济喜所言：“以文学为内涵的《诗赋略》，是包含在这种学术体系之中的，集部雏形的确立，从一开始便被置于这种学术平台上。”<sup>[69]</sup>于是，当此种分类编目的辑录观念成为普遍认知，而文学作品又大量生产，集部的形式透过不同的文类、历多少朝代，不断地细分而逐渐定型。故当魏晋以来文学的繁盛，文学地

位的提高、文类的增加、创作者自觉意识的高涨，大量创作不仅改变目录以篇数计算的形式，同时也欲藉由作品汇编，而更全面性地了解作者的思想风骨，诚如《隋书·经籍志》所言：“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开始有意识地汇编一人或多人作品成书，并名之为“集”。

编集之风，盛于汉末，梁·萧绎《金楼子·立言》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sup>[70]</sup>此谓“有集”并非意指“以集名书”的现象，而是指“集为一观”<sup>[71]</sup>的概念。诸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苍还国……（建初八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sup>[72]</sup>《后汉书·列女传》：“（班）朝年七十余卒没，皇太后素服举哀，使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sup>[73]</sup>又曹丕《又与吴质书》提到：“昔年疾疫，亲故多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sup>[74]</sup>皆是延续《七略》中汇编个人文学作品为一书的形式，且自觉地编辑成书以记存作者、作品的意识愈来愈显著，此时虽有文集之实，仍未有文集之名。据《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序》云：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sup>[75]</sup>

比较《隋书·经籍志》中所载尚存《诗赋略》书目，《隋书·经籍志》里所载《楚兰陵令荀况集》《楚大夫宋玉集》《汉淮南王集》《汉中书司马迁集》等，于《汉书·艺文志》中乃录《孙卿赋十篇》、《宋玉赋十六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中的文集名称并非书名原称，皆由后人追题。因此，四库馆臣所谓“集始于东汉”，并非是东汉时已以“集”作为书名，而是指将某一作家的作品整理集成书的现象。特别是魏晋以后，此现象更为普遍，如前述曹丕撰录七子文章成书，曹植亦曾亲自撰录作品编为《前录》，魏明帝亦集合曹植所作赋、颂、诗、铭、杂论等百余篇为书。又《三国志·薛综传》载“凡所著诗、杂、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sup>[76]</sup>，皆是汇编成书之



例。而史书至陈寿《三国志》、范曄《后汉书》中著录诸家文章的方式,仍袭《汉书·艺文志》以作者文体记名的形式,均未以“集”名之。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附录陈寿所编《诸葛氏集目录》,已以“集”为名,详载篇名次第、篇数、字数与编纂过程,并自叙“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sup>[77]</sup>,意即在本传以外,将其文学作品另外著录一书。此“别为一集”的体例,正是汉魏时期正史保存重要文学作品的方式,将作家重要的文章或部分或全部的附录于传记之后,故以“别集”作为汇编一作家作品的书名,实有可能由此而来<sup>[78]</sup>。

盖魏晋时期汇编作品已成为普遍的情况,但作品称“集”者仍为少数。而当文体愈来愈多,以文体为编目的方式已不符合将不同文体的文章编辑成书的现况,为了强调一系列作品的集成,从汉代以来“集文”的行为,经文学的兴盛、文体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文集”题名,并流行于齐、梁之时。鲍照《松柏篇序》自言曾借阅《傅玄集》,又《南齐书·张融传》载:“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数十卷行于世。”<sup>[79]</sup>《梁书·王筠传》载:“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sup>[80]</sup>且其更自豪一家七世,“人人有集”。可知陈代以后,汇编文集已成为普遍型态,尤其以文才名世者,莫不自编或他人汇编文集以流传于世。而当《七录》改“文翰”为“文集”,以“集”作为“倾世文词”的统称,小类中亦列“别集部”和“总集部”,在在表明“文”与“集”已然构成一种稳定而相对应的关系。“集”从集合整理文章的行为,发展为文学专书的专称,并有个人别集和文学总集的区别。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不断深化对文学的认识,逐步确立集部的名称与内容,其中《文集录》分作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和杂文部,除杂文部因其内容不能尽数归分到某类而列于末,前三部正是往后集部的基本分类,溯其源流乃从《诗赋略》中变革而来:屈原赋类实与《文集录》的楚辞部、集部之楚辞类相对应;陆贾赋类、孙卿赋类中以作者名为书目名称诚为别集的雏形,既使作家作品得以记存而不再零散,亦凸显作家于文学创作的主导性地位,《隋书·经籍志·别集》中著录书目依从此例,并在书名前标著作者朝代、官职,

使作家身份更为明确;杂赋类以同性质作品汇于一书俨然是总集的初部规模,以类相从的方法更是影响总集“类聚区分”的体例。综而论之,《诗赋略》建立之时,文体类型和文学观念尚较单一而模糊,文学功能虽紧系于政教作用,但也已意识到文学缘情之本质,成为《隋书·经籍志》中强调别集的心灵蕴涵之铺垫,其著录书目与分类方法更开启文学专科学目录的产生,并为集部的内容树立范例。

## 五、结语

汉初面对与秦代相同的统治困境,为避免从文化差异带来的政治分歧,武帝时独尊儒术,藉由文化一统以完成“大一统”之格局。当经学垄断政治与文化的话语权,原本散落于藩国的赋家游士,为取得一席之地,只能将文学创作与自身际遇寄托于文化价值,故汉赋一方面竭力铺排汉朝大一统的历史风貌,同时以儒家政治理想塑造帝王的明君形象;一方面华丽的修辞描绘托言其中的讽谏意图。然而,当皇帝耽于赋作中飘然之想,模糊其劝谏意图,进而与士大夫的政教责任、立场混淆,使汉赋内容逐渐脱离赋家的社会政治身份。于是,在身份边缘化的危机中,赋家再次向经学靠拢,以“诗赋一体”的概念,展示汉赋的经典化意义。而这样鲜明的经学价值、一统意识,也体现于图书目录的编纂,故自刘向、刘歆作《别录》、纂《七略》,至班固《汉书》独立《艺文志》一目,即见经学之于图书编目的文化性影响。特别是《诗赋略》的独立,展现汉赋发展演变的过程,强调时之文学应具备的教化功能,不仅有文类的约略概念,从《诗赋略》序文中也见赋学批评思想,其分类体例更成为集部的源头性指导范例。由此可知,汉代已有将文学进行归类并编订成书的概念,但这并非指《诗赋略》中已有别集和总集。因为文人专集的编辑自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从汉代以来,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流动而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文体从单一到多样,以文体为书名的方式已不符合著作现况;一方面因个体的自觉和文学地位的上升,开始有意识地汇编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后世的目录学家便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扩张,终以“集”作为界定。从“诗赋”过渡到“文翰”终至“文集”,确立集部的内涵与分类方法。

## 参考文献

- [1][汉]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4页。
- [2][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第686页。
- [3][7][14][27][31][33][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01、1701、1763、1753、1756、1756页。
- [4][唐]杜佑:《通典·职官》:“汉中有丞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讖之属。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82页。
- [5]汉代除通过太学考试以进阶,尚有征辟与察举。前者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请某些有名望的人士,授予官职,然被征者大多仍是经学之士,如贡禹、韦贤、匡衡、郑众、李膺等;后者常见科目为孝廉与茂才,特定科目则以贤良方正为主,诸科仍是置经学系统下的人才选拔。关于汉代经学与选官制度的关系,可参见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64页。
- [6]张朝富:《汉末魏晋文人群落与文学变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历史阐释》,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5页。
- [8]余嘉锡指出:“今日所传之本,大抵为刘向之所编次,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者,向之力也。”见氏作《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 [9]郭伟宏:《〈别录〉、〈七略〉与汉代学术》,《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 [10][69]袁济喜:《从集部型态看文学观念在中国》,《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第18页、第18页。
- [11][12][13][17]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七略别录佚文》,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8页、第11页、第12页、第2页。
- [15][59][61][6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156、158、154页。
- [16]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征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 [18]吴承志指出:“《汉书·艺文志》小学叙录,‘《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书断断作《七略》,据彼文之此篇纯出于歆。司马贞《史记自序索隐》引刘向《别录》曰:‘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与名家叙录同。……然则此志诸录,皆出《辑略》,无一自撰。”见氏作《横阳札记》卷九,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 [19][汉]班固:《汉书·儒林传》,第3589页。
- [20]梁启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载于《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6页。
- [21][52][唐]魏徵等撰:《隋书·牛弘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8、1299页。
- [22]黄晖撰:《论衡校释·佚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7页。
- [23][53][58][63][唐]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第906页、第907页、第906页、第992页。
- [24]《汉书》如《律历志》本于《尚书虞书》;《食货志》源自《尚书洪范》;《礼乐志》即以《礼》《乐》二经为名;《沟恤志》,《史记》本作“河渠”,班固以《论语》“尽于沟恤”改之。详见王连龙:《〈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考》,《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第166页。
- [25][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346页。
- [26]《校讎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 [28][29][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70、第134页。
- [30]《汉书·楚元王传》:“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第1957页。
- [32][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3页。
- [34][汉]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第2609页。
- [35][汉]班固:《汉书·叙传》,第4255页。
- [36]冷卫国、张宜迁等亦对此说进行专文讨论,可参见冷卫国:《刘向、刘歆赋学批评发微》,《文学遗产》2010年第二期;张宜迁:《〈遂初赋〉与两汉之际赋学流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 [37]大致可分为体裁说、风格说、家法说、品第说与拟《诗》说:体裁说如姚振宗之说,屈赋为楚骚体、陆赋不尽为骚体、荀赋为赋之纤小者;风格说如刘师培、章炳麟之说,屈赋写怀、陆赋骋辞、荀赋阐理;家法说如林颐山之说,以屈赋为闲丽温雅、陆赋为慢戏诙笑、荀赋为讽谏恻隐;品第说如章必功、汪祚民之说,按作品成就高低以分品次;拟《诗》说如熊良智之说,以三赋微风体、雅体、颂体之赋。可参见左宜华、陈祥谦:《〈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第18卷第1期,2013年2月,第85页。
- [38][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1668页。
- [39][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3页。
- [40]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 [41]据睡虎地秦简中《语书》记秦时南郡郡守滕颁布之文告,其载:“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佚之民不止,是即法主之明法也,而长邪避淫佚之民,甚害于邦,不利于民。”“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可见秦灭楚后置南郡,欲矫楚俗未果,楚人仍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 [42]鲁迅指出,当时藩国文学盛行,“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术之士。”见氏作《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又,章太炎认为:“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赋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滔宇,絢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智。鱼豢称:‘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文辩之雋也。’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禅》《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兴。文辞之赅,赋之末流尔。”见氏作《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8页。
- [43]《章氏遗书》本,《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略》,文物出版社据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影印,1985年版,第106页。
- [44]邱琼荪:《诗赋词曲概论》,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39页。
- [45]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 [46]李零:《兰台万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7页。

- [47]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第六章：“凡治事：敢为固，谒（竭）私图，画局陈枰（棋）以为籍（籍）。肖（小）人聂（慑）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 [48]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其中木简卷乙共九枚，其中一枚背书“此隐书也”。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总第3期（2010年10月）。又鲁迅亦指出：“《汉书》云十篇，今有五篇在《荀子》中，曰《礼》，曰《知》，曰《云》，曰《蚕》，曰《箴》，臣以隐语设问，而王以隐语解之，文亦朴质，概为四言，与楚声不类。”见氏作《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页。
- [49]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收录于《张舜徽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 [5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晋语》五云：“有秦客庚辞于朝。”韦昭注云：“庚，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东方朔曰，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1页。
- [51][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袁涣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5页。
- [54][北齐]魏收撰：《魏书·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8页。
- [5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荀勖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4页。
- [57][梁]萧子显撰：《南齐书·王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43页。
- [60][64][梁]萧统编：《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5、2075页。
- [65]谢德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新起点》，《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 [6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越语下》：“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韦昭注：“杂，犹俱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50页。又《汉书·隗不疑传》：“公交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颜师古注：“杂，共也。”第3037页。
- [67]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 [68]章学诚：《校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 [70]《知不足斋丛书·金楼子》，清乾隆鲍廷博校刊本，第13页。
- [71]郭英德指出：“‘集’这个名称，当时是由动词‘集’自转化而来。曹丕《与吴质书》：‘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是动词‘集’用如名词的一个较早例子。但这里还只是将七子文集为一观，‘集’尚未指具体的文献纂集形式。”见氏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 [72][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1页。
- [73][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列女传》，第2792页。
- [74][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89页。
- [75][清]永瑢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1页。
- [76][晋]陈寿撰：《三国志·吴书·薛综传》，第1254页。
- [77][晋]陈寿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927页。
- [78]钱志熙指出：“当著史的著作郎在编写作家的传记之外，对于重要人物的文章专门编纂，作为正史的附属文献保存于国史者，则称‘别为一集’。”见钱氏作《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燕集、清谈集之关系》，《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 [79][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张融传》，第730页。
- [80][隋]姚察、谢灵、[唐]魏徵、姚思廉合撰：《梁书·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7页。

## The Effect of the Archive and Classified Catalogue in Han Dynasty on Jibu Establishment

WU Yi-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Jibu; Qi Lue; Han Shu Yi Wen Zhi Shi Fu Lue; Han Rhapsody (Han Fu)

**Abstract:** According to 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 it was long being held that Ji was starting from the East Han dynasty—the dynamic behavior of Ji was neglected and the title of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Ji. Indeed, literary writings had been archived as books pioneered at the West Han dynasty, including various types literatures.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supposes the Confucians of Han dynasty, due to honoring the classics, started to archive and classify literary writings so as to unify the ideologic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independence of Shi Fu Lue indicates the evolutionary progresses of Han rhapsody (Han Fu) and combinations of regional features. The prefaces also implied the judgment of literature with emphasizing the moralization and honor of the classics. In addi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Han Shu Yi Wen Zhi Shi Fu Lue is the origin of anthology and general anthology, which reflects the concepts of consciously distinguish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Zi. In conclusion, the archive and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ry writings in the Han dynasty advanced the date of Ji and aff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ibu.

[责任编辑:邵迎武]